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錢通卷八九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瓆

謄録監生臣邵士洙

繪圖監生臣王岐

錢通卷八

明 胡我琨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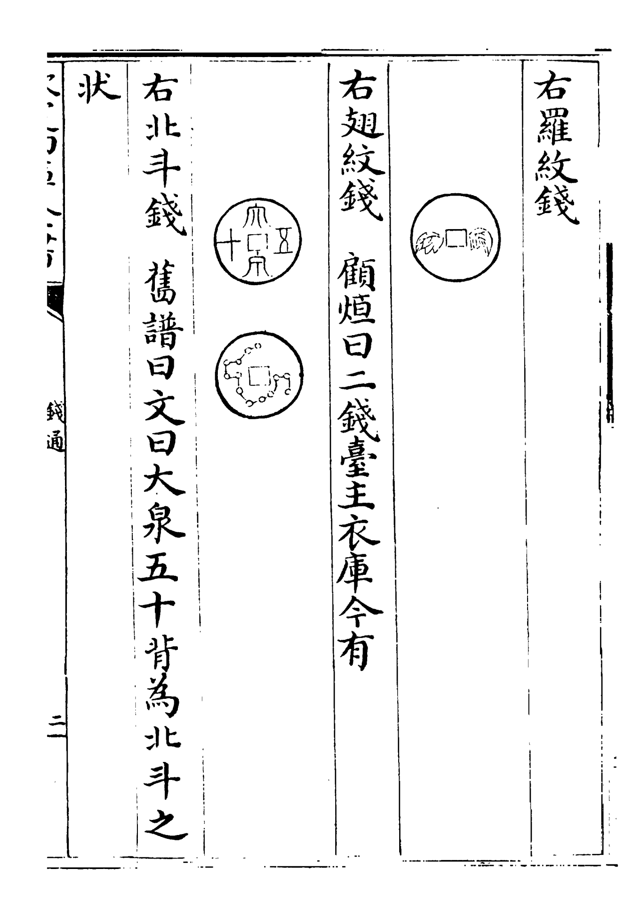
奇品



右臺主衣庫錢　顧烜曰中王之錢臺主衣庫今有此錢徑四寸重八兩面文曰中王之錢背文曰五銖七千

舊譜曰五銖卞千　敦素曰所謂卞字者古萬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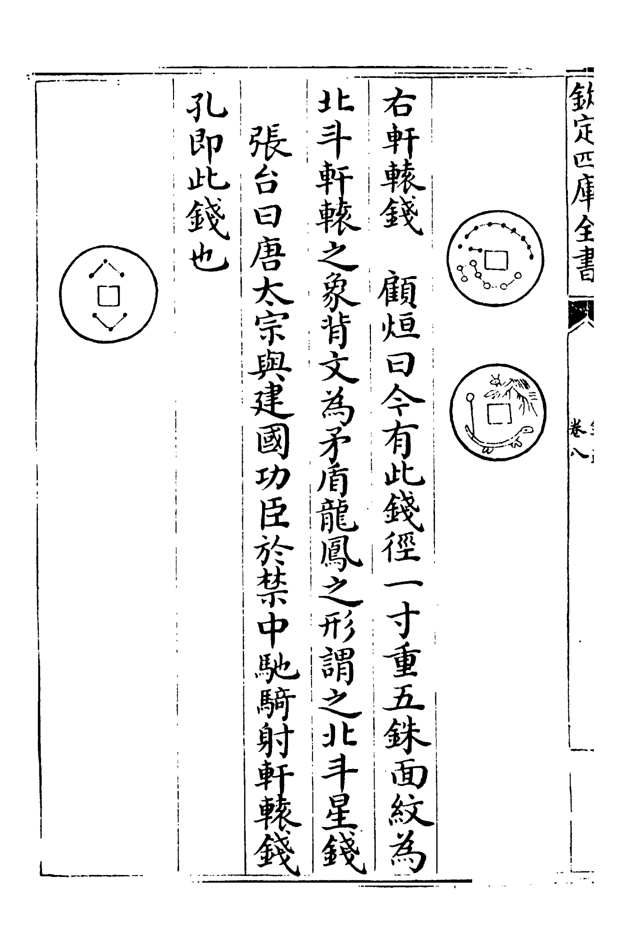
此錢錢中最大葢謂一當五銖之千萬固當讀其面文為錢中之王背文為五銖千萬于理為勝



右羅紋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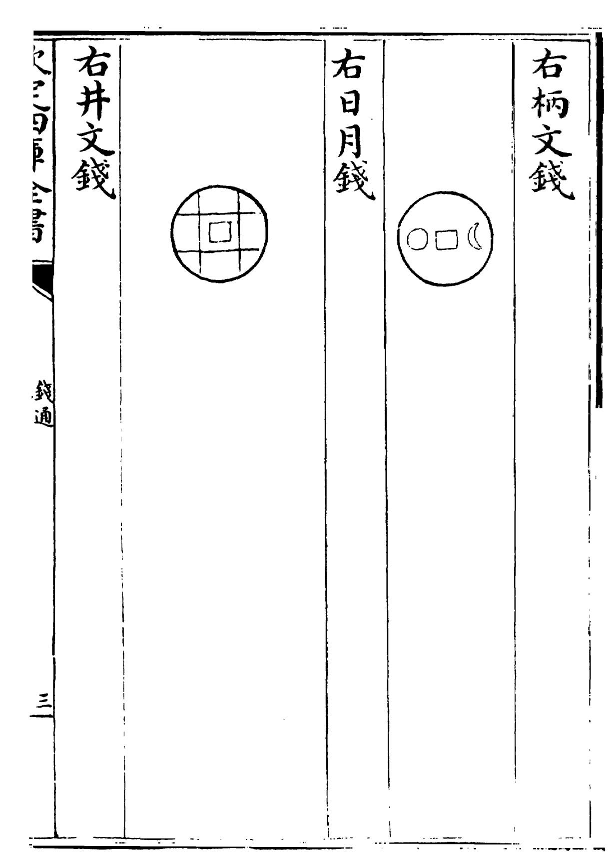
右翅紋錢　顧烜曰二錢臺主衣庫今有

右北斗錢　舊譜曰文曰大泉五十背為北斗之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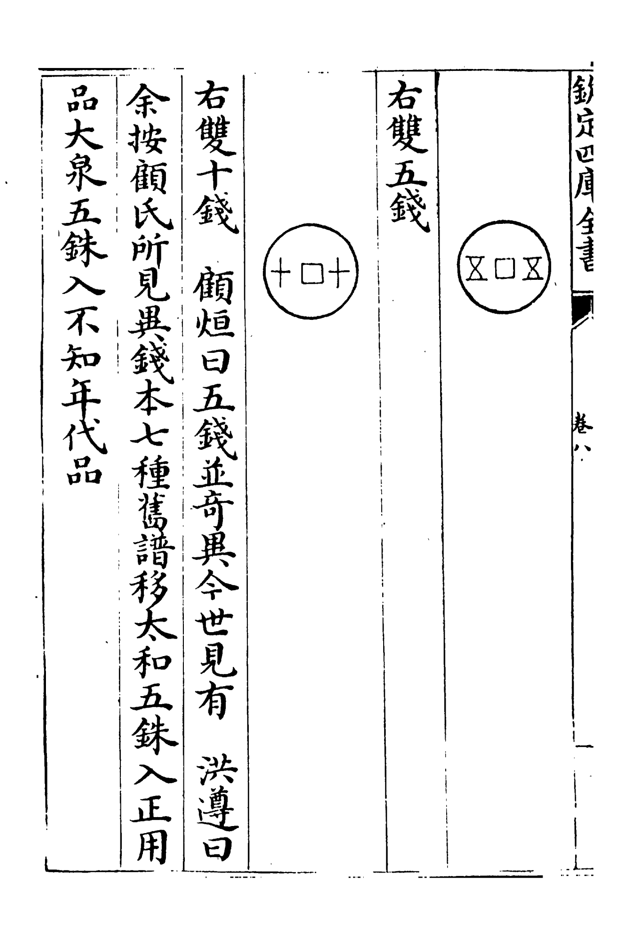
右軒轅錢　顧烜曰今有此錢徑一寸重五銖面紋為北斗軒轅之象背文為矛盾龍鳳之形謂之北斗星錢張台曰唐太宗與建國功臣於禁中馳騎射軒轅錢孔即此錢也

右柄文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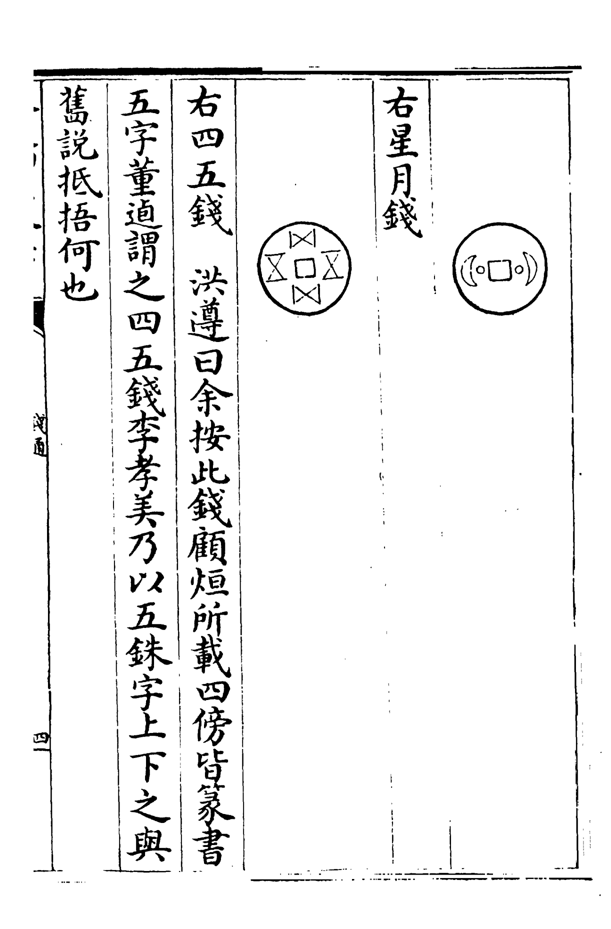
右日月錢

右井文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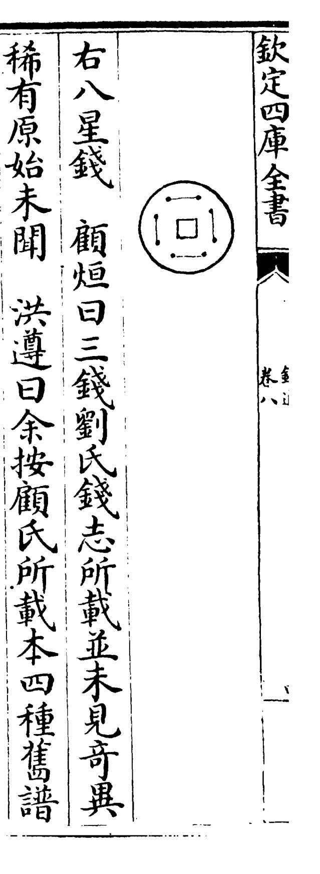
右雙五錢

右雙十錢　顧烜曰五錢並奇異今世見有　洪遵曰余按顧氏所見異錢本七種舊譜移太和五銖入正用品大泉五銖入不知年代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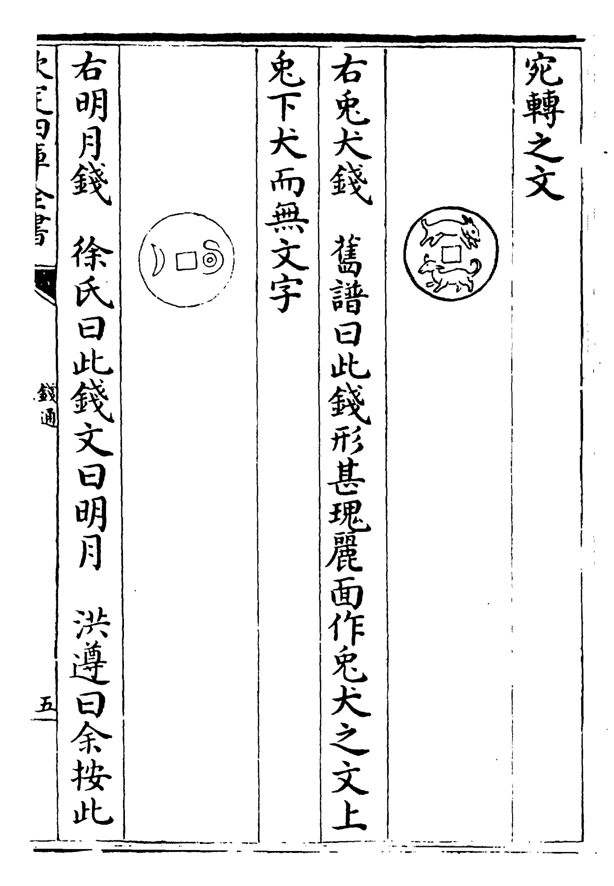
右星月錢

右四五錢　洪遵曰余按此錢顧烜所載四傍皆篆書五字董逌謂之四五錢李孝美乃以五銖字上下之與舊説抵捂何也



右八星錢　顧烜曰三錢劉氏錢志所載並未見奇異稀有原始未聞　洪遵曰余按顧氏所載本四種舊譜移兩銖入不知年代品

右鯨文錢　張台曰肉好背面皆有周郭一面有雙魚



宛轉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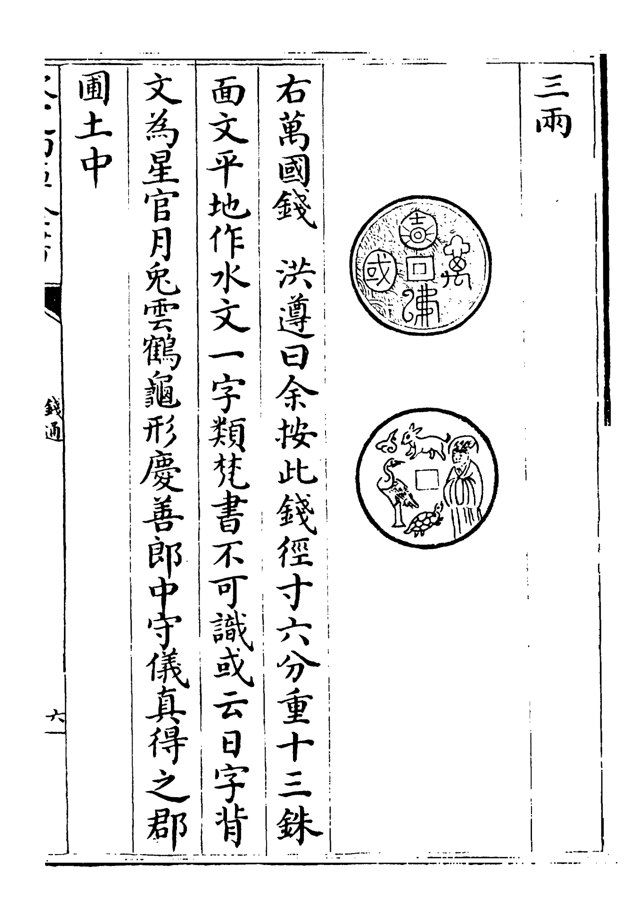
右兎犬錢　舊譜曰此錢形甚瑰麗面作兎犬之文上兎下犬而無文字

右明月錢　徐氏曰此錢文曰明月　洪遵曰余按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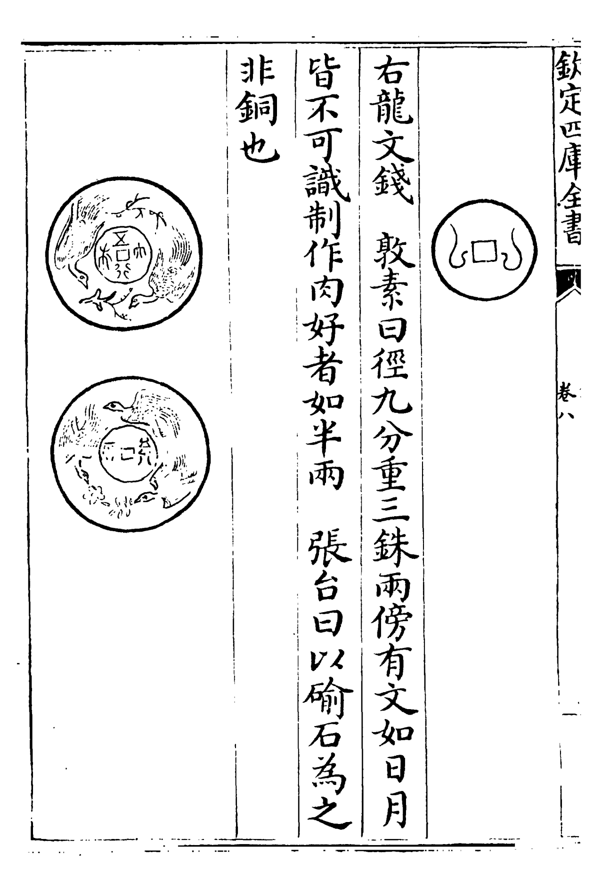
錢徑九分重四銖二絫製作鍥薄形質簡古外無輪郭背明澈舊譜所圖與此小異又不載輕重大小計得其名而未見之也

右四神錢　舊譜曰肉好背面皆有周郭並作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狀亦有一面者大者徑寸八分重

三兩



右萬國錢　洪遵曰余按此錢徑寸六分重十三銖面文平地作水文一字類梵書不可識或云日字背文為星官月兎雲鶴龜形慶善郎中守儀真得之郡圃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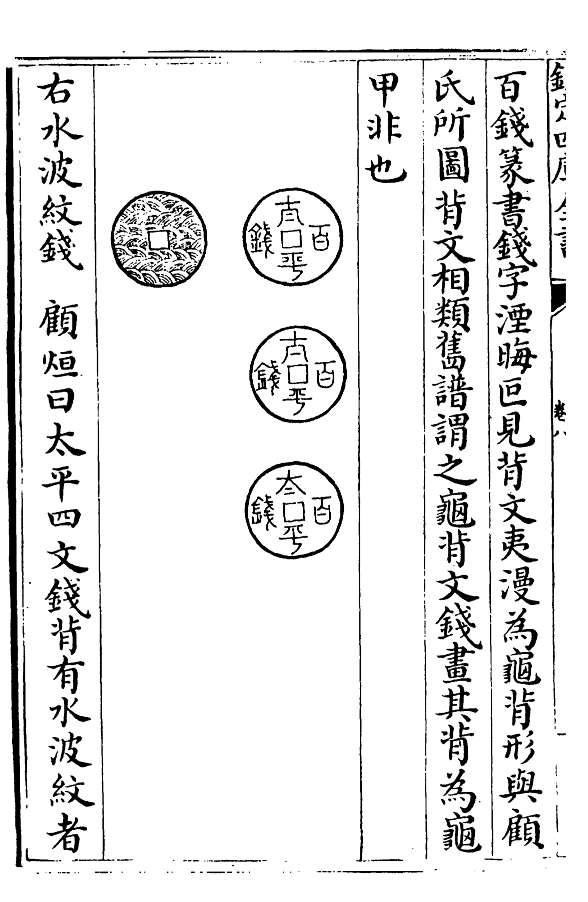


右龍文錢　敦素曰徑九分重三銖兩傍有文如日月皆不可識制作肉好者如半兩　張台曰以鍮石為之非銅也

右三雀錢　舊譜曰徑寸三分重十銖背面緣上皆作三雀銜花相面文曰五行大布背文有野草閑花之狀

右黿背錢　顧烜曰四文黿背錢令有此錢徑寸重六銖文曰太平百錢背文隱起為黿形舊譜曰黿背文錢　洪遵曰余按此錢今世尚有之面文曰太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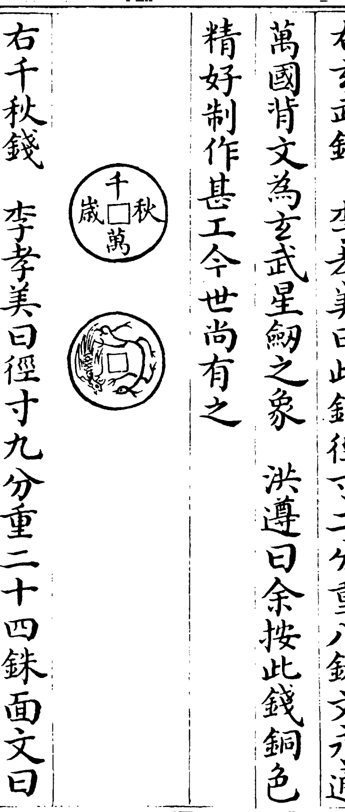
百錢篆書錢字湮晦叵見背文夷漫為黿背形與顧氏所圖背文相類舊譜謂之黿背文錢畫其背為黿甲非也



右水波紋錢　顧烜曰太平四文錢背有水波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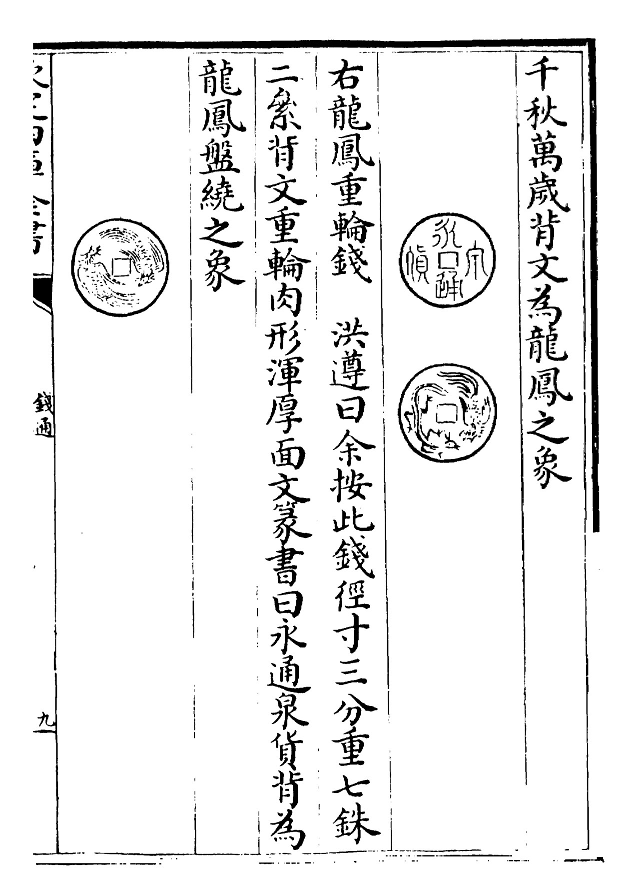
三種並徑一寸重六銖文曰太平百錢大體類前條太平四文但製作微為環壯而背有波紋耳今世往往有之莫知其始　舊譜曰水波紋錢大篆小篆隸書三種

右雙星錢　李孝美曰此錢徑寸一分重五銖面文肉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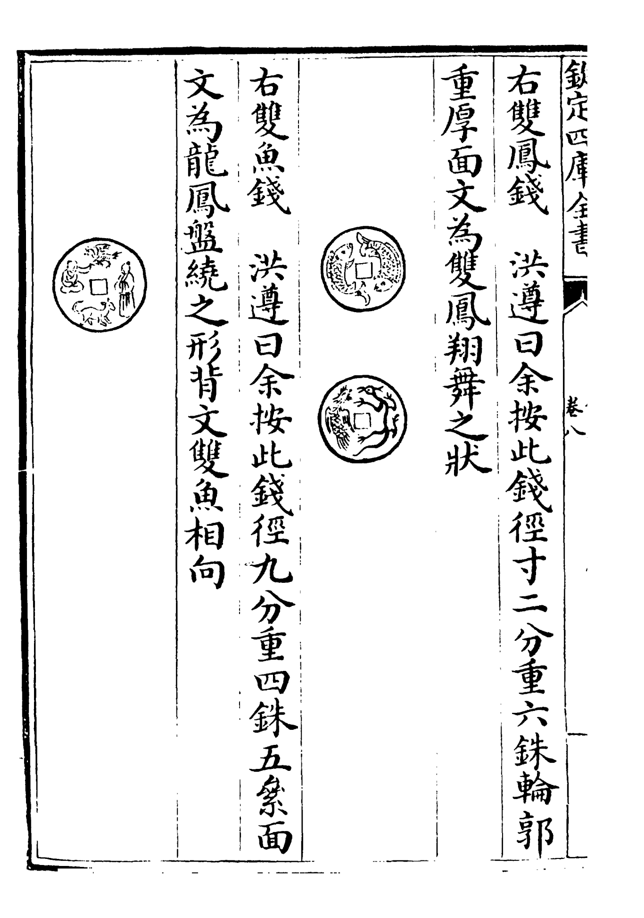
右玄武錢　李孝美曰此錢徑寸二分重八銖文永通萬國背文為玄武星劒之象　洪遵曰余按此錢銅色精好制作甚工今世尚有之

右千秋錢　李孝美曰徑寸九分重二十四銖面文曰



千秋萬歲背文為龍鳳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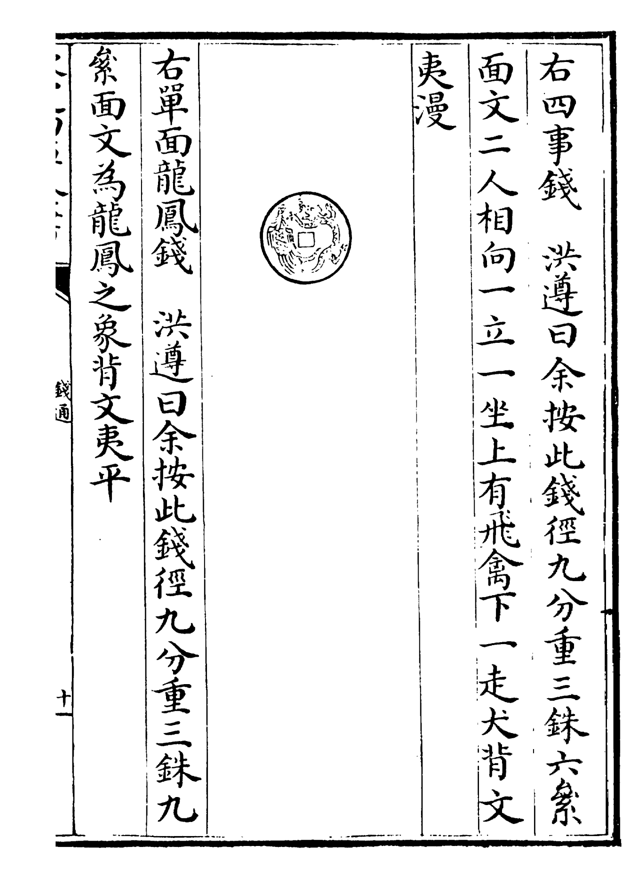
右龍鳳重輪錢　洪遵曰余按此錢徑寸三分重七銖二絫背文重輪肉形渾厚面文篆書曰永通泉貨背為龍鳳盤繞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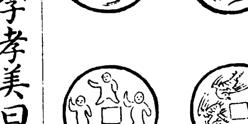
右雙鳳錢　洪遵曰余按此錢徑寸二分重六銖輪郭重厚面文為雙鳳翔舞之狀

右雙魚錢　洪遵曰余按此錢徑九分重四銖五絫面文為龍鳳盤繞之形背文雙魚相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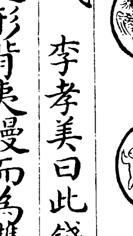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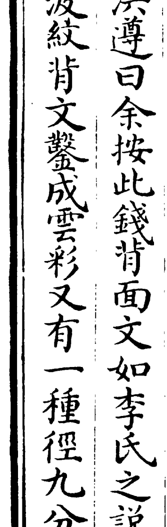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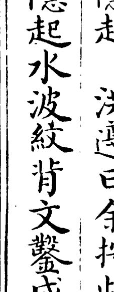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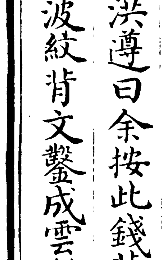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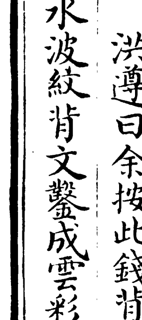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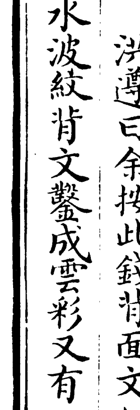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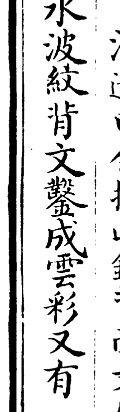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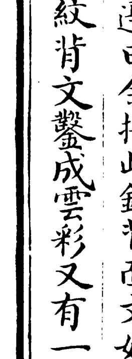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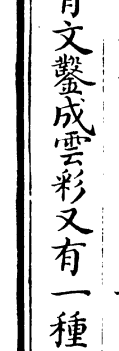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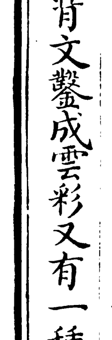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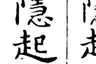
右四事錢　洪遵曰余按此錢徑九分重三銖六絫面文二人相向一立一坐上有飛禽下一走犬背文夷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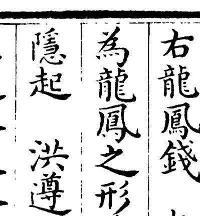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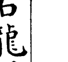
右單面龍鳳錢　洪遵曰余按此錢徑九分重三銖九絫面文為龍鳳之象背文夷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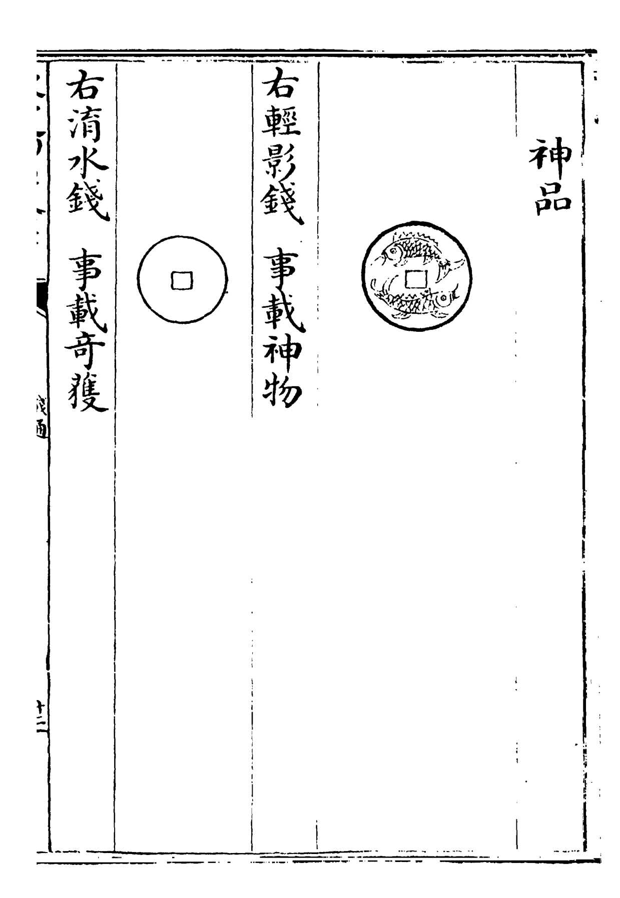
右龍鳳錢　李孝美曰此錢徑寸重七銖面文有肉郭為龍鳳之形背夷漫而為雙鶴鸂鶒盤繞之狀其文皆隱起　洪遵曰余按此錢背面文如李氏之說但面文隱起水波紋背文鑿成雲彩又有一種徑九分重三銖

六絫面文亦為龍鳳形背為四人執刀楯之狀隱起毬路文

右藕心錢　四種其一長一寸二分濶九分重一兩二錢無銘其二長一寸一分濶七分重一兩三錢無銘其三長一寸三分濶七分重一兩二錢無銘其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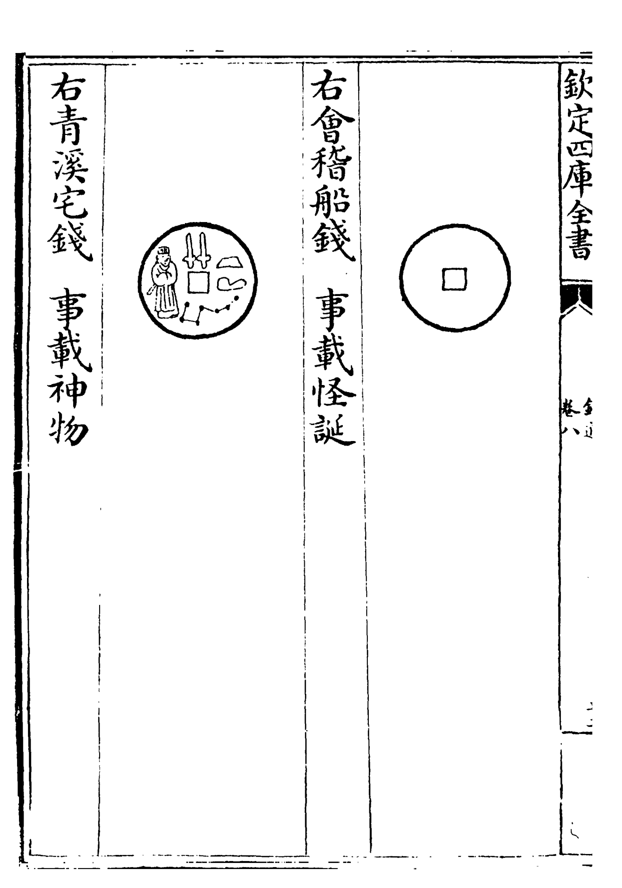
長一寸三分濶三分重二錢有半無銘　李孝美曰世有藕心錢不著出於何時　洪遵曰余按宣和博古圖云此四錢大小雖殊皆若破藕狀及觀李孝美畫譜與此雖異然其說亦謂上下通缺若藕挺中破狀與此乃正相合但未知其何世物耳

神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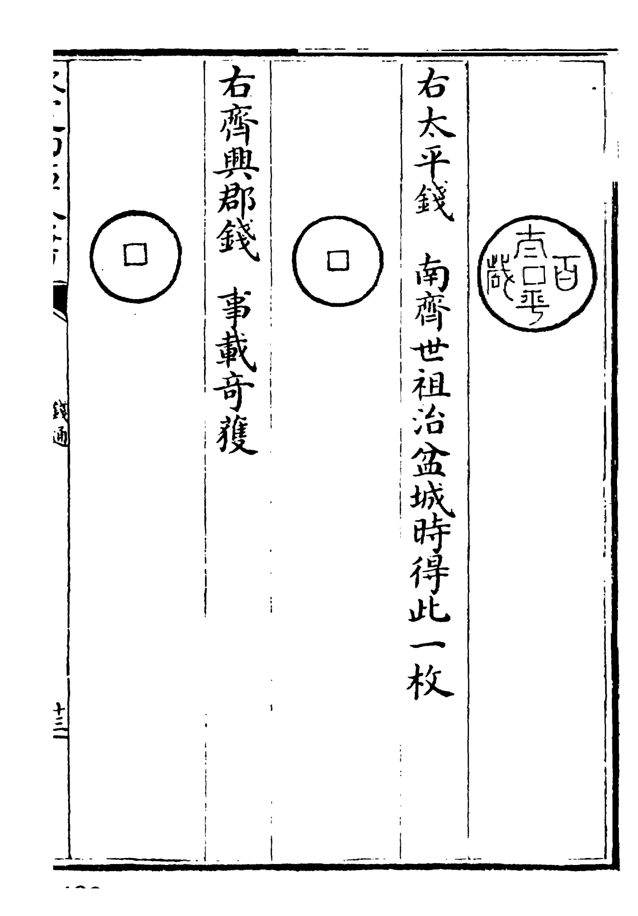
右輕影錢　事載神物

右清水錢　事載奇獲



右會稽船錢　事載怪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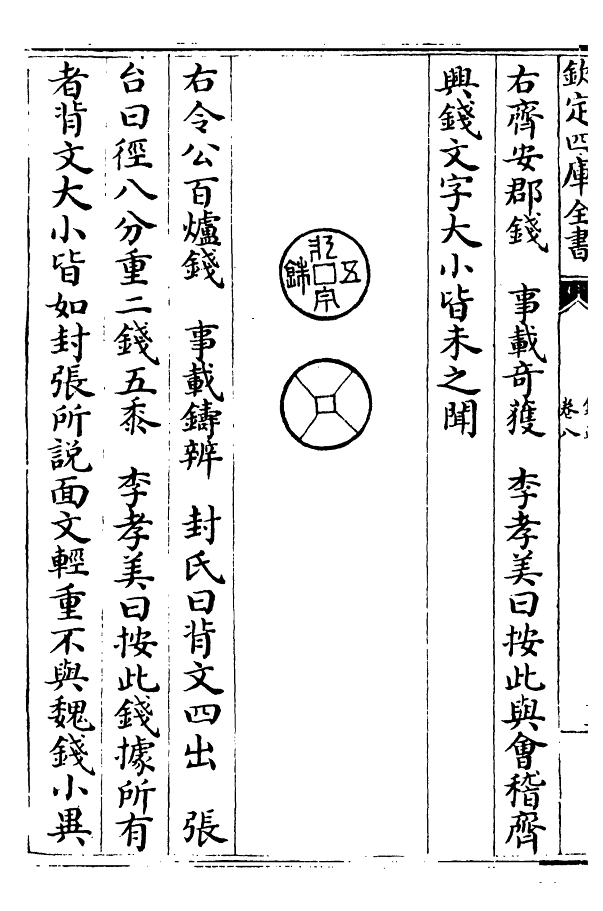
右青溪宅錢　事載神物



右太平錢　南齊世祖治盆城時得此一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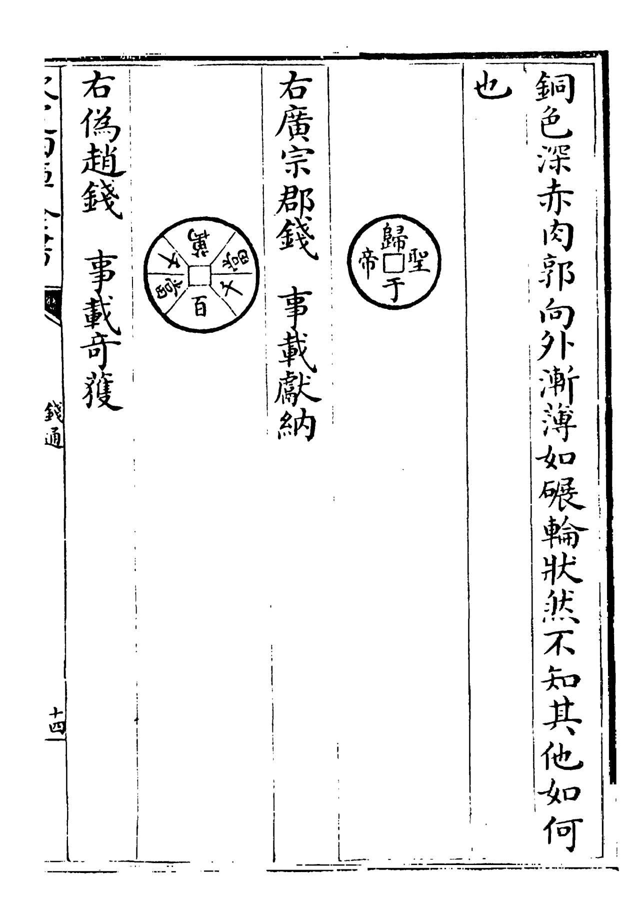
右齊興郡錢　事載奇獲

右齊安郡錢　事載奇獲　李孝美曰按此與會稽齊興錢文字大小皆未之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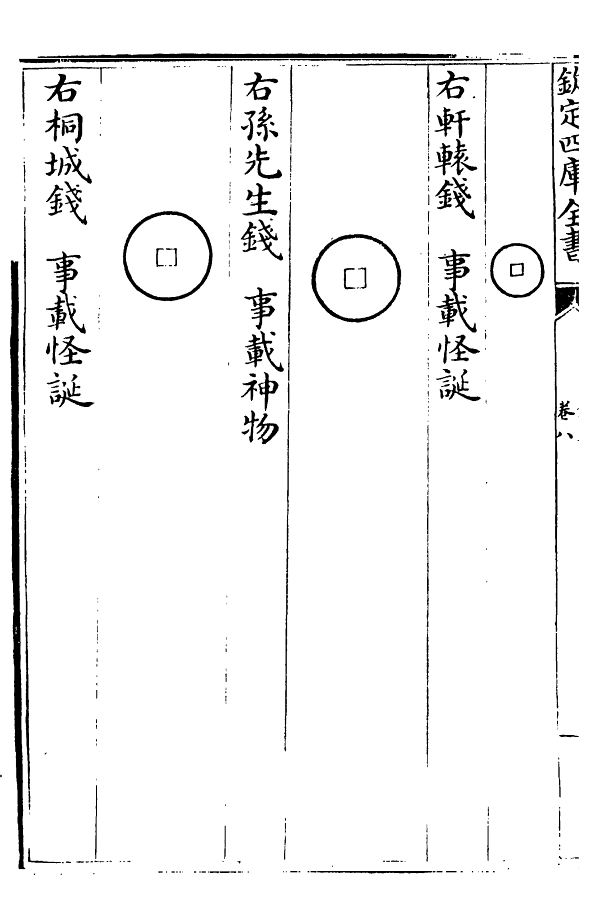
右令公百爐錢　事載鑄辨　封氏曰背文四出　張台曰徑八分重二錢五黍　李孝美曰按此錢據所有者背文大小皆如封張所說面文輕重不與䰟錢小異

銅色深赤肉郭向外漸薄如碾輪狀然不知其他如何也



右廣宗郡錢　事載獻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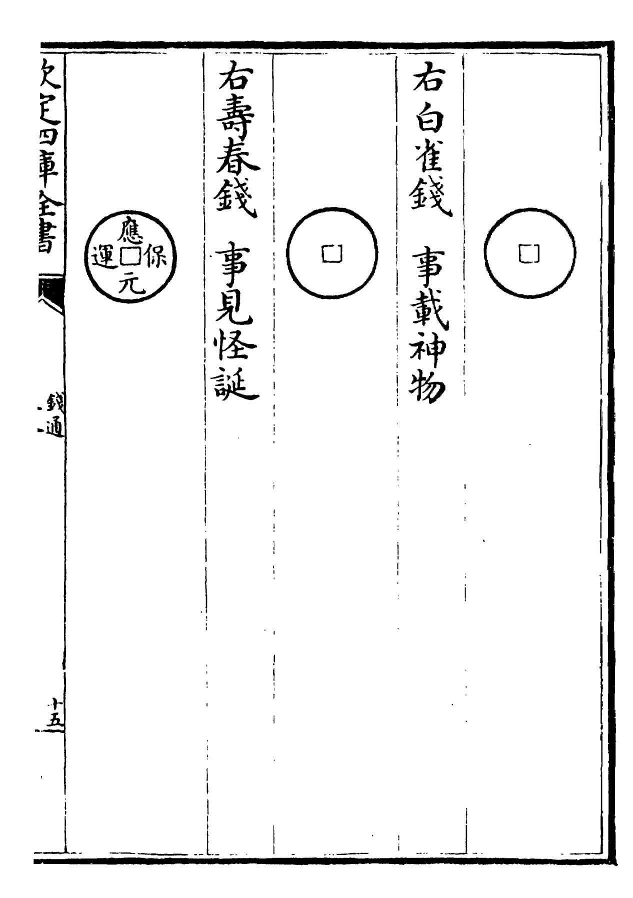
右偽趙錢　事載奇獲



右軒轅錢　事載怪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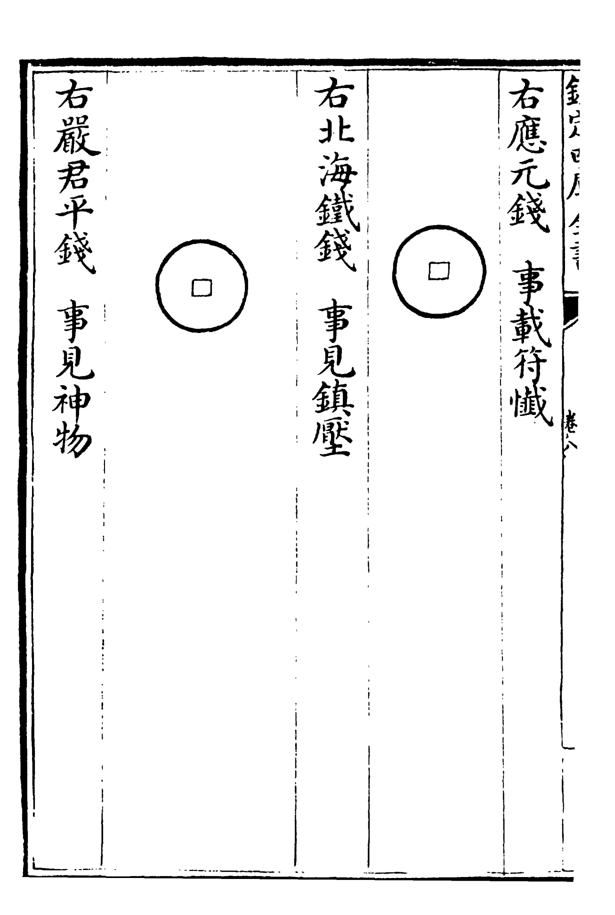
右孫先生錢　事載神物

右桐城錢　事載怪誕



右白雀錢　事載神物

右壽春錢　事見怪誕



右應元錢　事載符懺

右北海鐵錢　事見鎮壓

右嚴君平錢　事見神物

右科斗錢　事見神物

右鷩口洞錢　事見神物

厭勝品

右永安五男錢　舊譜曰徑二寸三分重十八銖厚一分上下輪郭之閒皆作粟文面上四出文文曰永安五男背作四神之狀又有日月相對者　李孝美曰按所見者徑寸二分背面皆四出有粟文面文曰

永安五男篆文與後魏永安五銖相似唯男字真書耳

右七夕錢　舊譜曰徑寸四分重十三銖肉好背面皆有周郭文為牽牛織女相對形穿上為花穿下為草製甚古質　李孝美曰據所有者面無好

郭

右福慶錢　舊譜曰徑寸二分半重十銖肉好背面皆有周郭亦有徑寸四分重十八銖者文曰伍男貳女叁公九卿好郭邊作連珠文於外分為八分若箕形其二三五九皆作大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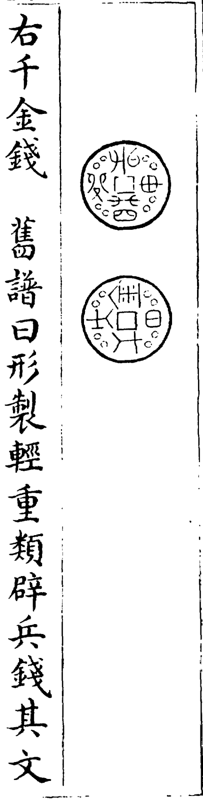
長命守富貴

右撒帳錢　舊譜曰徑寸重六銖肉好背面皆有周郭其形五出穿亦隨之文曰長命守富貴背面皆為五出文若角錢狀　李孝美曰頃見此錢於汝海王霖家形製文字皆如舊譜所説但差大而銅鑄耳

右男錢　舊譜曰徑寸重四銖懸針書文曰布泉
敷素曰徑寸一分形製精巧字體與貨泉畧同疑王
莽時鑄後周亦有布泉字皆玉筯與此相並殊不侔
也　李孝美曰此錢徑九分重五銖背面肉好皆有
周郭

右辟兵錢　舊譜曰徑八分重三銖背面皆有周郭又有兩重於方穿之中復更有小穿邪正安之疑若八角然其文一面曰去殃除凶一面曰辟兵莫當皆篆字其閒有八柱郭外仍有小柄

右千金錢　舊譜曰形製輕重類辟兵錢其文一面曰長毋相忘一面曰日入千金錢閒亦有八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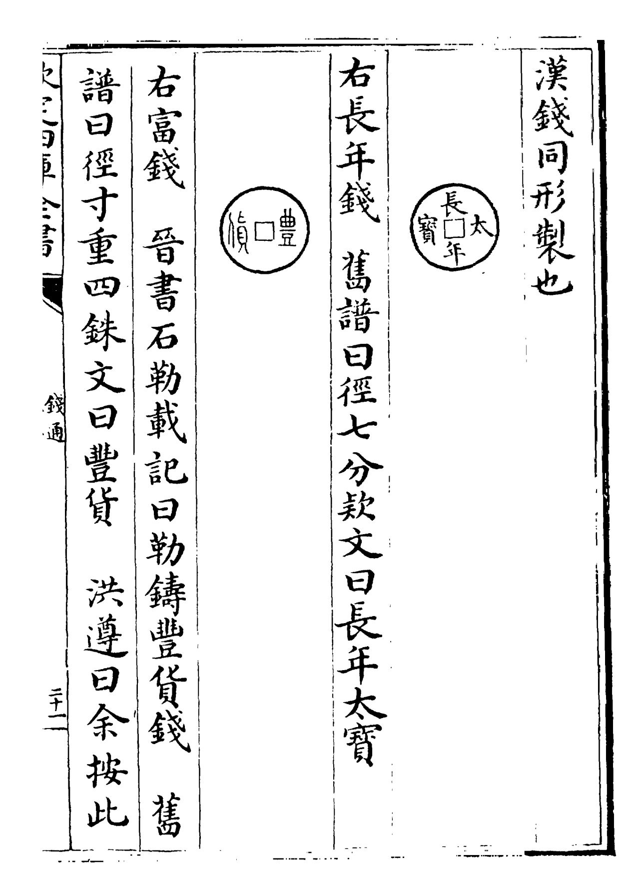


右豐樂錢　舊譜曰徑八分重二銖五絫面文有四

字皆科斗書其可識者豐樂肉好背面皆有周郭

李孝美曰此錢文曰天清豐樂

右君宜侯王錢　舊譜曰此錢徑寸重如其文文有六字曰君宜侯王五銖並篆書背面但有肉郭而無好郭形製與漢五銖同而不甚精妙　李孝美曰漢五銖錢面無好郭而背有之此錢既云背面皆有好郭安得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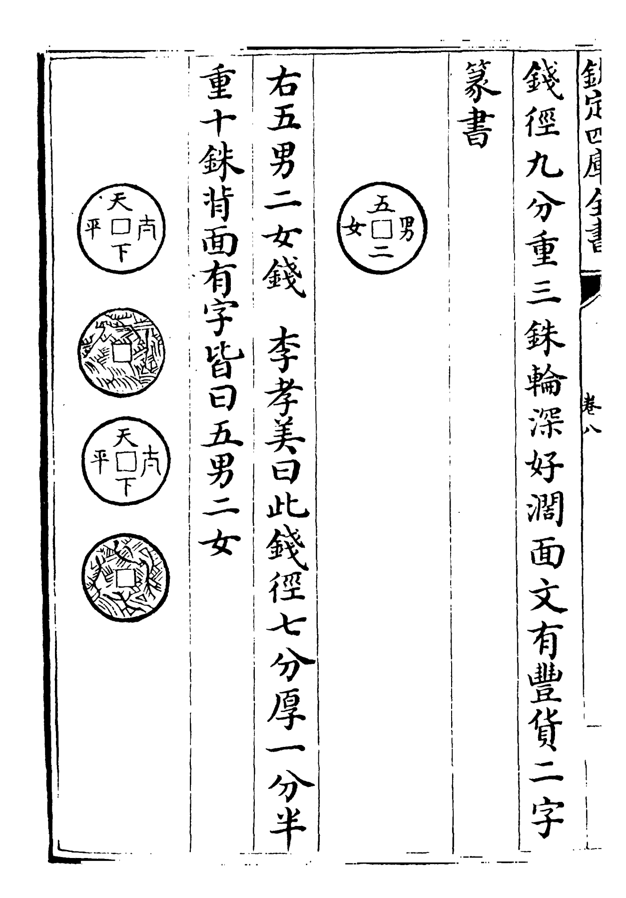


漢錢同形製也

右長年錢　舊譜曰徑七分款文曰長年太寶

右富錢　晉書石勒載記曰勒鑄豐貨錢　舊譜曰徑寸重四銖文曰豐貨　洪遵曰余按此

錢徑九分重三銖輪深好潤面文有豐貨二字篆書



右五男二女錢　李孝美曰此錢徑七分厚一分半重十銖背面有字皆曰五男二女

右天下太平錢二品　李孝美曰此二錢大小不等面文皆曰天下太平背文並隱起大者徑寸重六銖為持挺人傍有躍龍之狀而平地作水紋小者徑八分重五銖為五男二女戲弄之象而平地作毬路文疑亦厭勝之流也　洪遵曰余按此二錢今世有之又有二種其一面文亦曰天下太平背文為四人持

兵象之象而平地作水紋徑八分重三銖六絫又有一種面文亦曰天下太平背為九子母之形平地作毬路文徑八分重二銖四絫

錢通卷八

錢通卷九

明 胡我琨 撰

四之用

語曰流水不腐泉之貴于行也度支積散不歸于要則皆腐即有金如土何裨焉請言用法運行與天地同流大利出焉而不尸若有神焉潛通于泉府而我適麗夫用之名如此又何能轉

相餽遺自尸其低昂之權乎故用曰四

流行

高祖始詔天下用錢十九年公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諸鎮皆通行之在所遣錢工備爐冶民有欲鑄聽就鑄之銅必精煉無所和雜食貨志

肅宗初京師及諸州鎮或鑄或否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貨不通貿遷頗隔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常模寧可專貨于京邑

不行于天下請並下諸方州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辨古錢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食貨志

洪遵曰開元錢唐高祖始鑄其後高宗乾封肅宗乾元以至大歷建中咸通各因其年以名錢然行之不久惟開元錢唐三百年治鑄相繼故流行至今甚多舊志

乾和後聚銅錢城内用鉛城外用銅禁其出入犯者抵死俸禄非特恩不給銅錢漢史

梁初惟京師及三吳荆郢江襄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

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為貨食貨志

文宗病幣輕錢重詔方鎮縱錢穀交易時雖禁私造詔從其請置交子務於益州

銅錢一十三路行使開封府界京東路京西路河北路淮南路兩浙路福建路江南東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廣南東路廣南西路銅鐵錢兩路行使陜府西路河東路

鐵錢四路行使成都府梓州路夔州路

孝宗隆興元年詔官印會子以隆興尚書户部官印會子之印為文更造五百文會又造二百三百文會五年置江州會子務乾道二年因左司諫陳祐言會子之敝出内庫及南庫銀一百萬兩收之三年正月度支郎中唐瑑言自紹興三十一年至乾道元年七月共印過會子二千八百餘萬道止乾道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前共支取過一千五百六十餘萬道除在官司樁管循環外其在民間者有九百八十萬道自十一月十四日以

後措置收換截至三年五月六日共繳過一百一十八萬九千餘貫尚有八百餘萬貫未收大約每月收過換不過六七十萬緣諸路綱運依近指揮並要十分見錢州縣不許民戶輸納會子是致在外會子往往商賈低價收買輻凑行在所以六務支取擁并詔給降度牒及諸州助教帖各五千道付榷貨務召人全以會子入納候出賣將盡申取朝廷節續給降務欲盡收會子也六月戶部曾懷言會子除收還外尚有四百九十萬貫在

民間乞存留行使十二月以民間會子有破損者別造五百萬換給他日又詔損會貫百錢數可照者並作上供錢解發鉅室以低價收者坐罪四年以取到舊會毀抹截一付會子局重造三年立為一界界以一千萬貫為額遂界造新換舊差戶部尚書曾懷同共措置鑄提領措置會子庫印依左藏庫推賞其將帶經過務場不得收稅蔣芾奏曰此日用會子收回金銀若會子稍多又出錢銀收之陳俊卿奏曰斂散抑揚權之在上可以

無弊其年四月一日興工印造至歲終可造一千萬貫措置收換舊會每道收縻費錢二十足零百半之應舊會破損但貫百字存印文可驗者即與兑換内有假偽將辨驗人吏送所司其監官取朝廷指揮每驗出一貫偽會追究元收兑會子人錢三貫與辨驗人如官吏用心訖事無假偽具姓名推賞自十二月一日始置局收換至明年三月十日終盡絶更不行用淳熙三年詔第三界四界各展限三年令都茶場會子庫將第四界銅

板接續印造㑹子二百萬赴南庫椿管當時户部歲入一千二百萬其半為㑹子而南庫以金銀換收者四百萬流行於外者纔二百萬耳

范成大攬轡録載金本無錢悉用中國舊錢又不欲留錢於河南故中國楮幣於汴京置局造官㑹謂之交鈔擬見錢行使而隂收銅錢悉運而北過河即用錢不用鈔鈔文大略曰南京交鈔所凖户部符尚書省批降檢㑹昨奏南京置局印造一貫至三貫例交鈔許人納錢

給鈔河南路官私作見錢流轉若赴庫支取即時給付每貫輸工墨錢一十五文倏七年納換別給以七十為陌偽造者斬賞錢三百千前後有户部官當令史官交鈔庫使副書押四圍畫龍鶴有飾文獻通考

右石湖乾道間充乏使入金道汴京有交鈔所載其所見如此其時中國亦以幣權錢然東南之地有會子又有川引淮交湖會而鼓鑄之所亦復不一所以常困錢幣多而賤秤提無策而彼則惟以文錢行之

河南以中國舊錢行之河北似反簡易也元祐間顏濵使遼回奏事亦言北界別無錢幣惟用中國錢云

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貴辨下逮貧民浮販類有陪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祗應而禁中賣買百貨並下雜買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辨焉至是乃行之會編

高后二年行八銖錢即秦半兩錢也漢初患其重更鑄榆莢人患太甚故復行此六

年行五分錢即榆莢

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銖錢五年罷三銖錢行半兩錢

明帝太始初惟禁鵞眼綖環其餘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廢工尋又普斷惟古錢原闕

十四年十二月鹽鐵使李若初奏諸道州府以近日泉貨數少繒帛價輕禁止見錢不令出界致使課利有缺商賈不通請指揮見錢任其往來勿使禁止從之

後唐同光二年勑令京師及諸道於市行使錢內檢點

雜惡鉛錫並宜禁斷沿江州縣每有州船到岸嚴加覺察不許將襍鉛錫惡錢往來換易好錢如有私載並行收納

天成元年中書門下奏訪聞諸道州府所買賣銅器價貴多是銷鎔見錢以邀厚利宜徧告曉如元舊破損銅器及碎銅即許鑄造銅器生銅器每斤價定二百熟銅器每斤四百如違省價買賣之人依盜鑄錢律文科斷又敕諸道州府約勒見錢素有條制若全禁斷實匪通

規宜令三京諸道州府城門所出見錢如五百以上不得放出俱會編

太祖時取唐朝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便換其後定外地閑慢州乃許指射自此之後京師用度益多諸州錢皆輸送其轉易當給以錢者或移用他物宋史

六年詔司農丞許子中往淮西措置鐵錢子中言舒蘄黄州皆產鐵合置監且鑄折二錢詔户部支湊二十萬貫為本又詔發運司管四監子中所管三監每歲各認

三十萬貫其大小鐵錢令兩淮通行宋史

開元六年春正月禁惡錢勅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斂人間惡錢鎔之更鑄如式宋璟請出太府錢二萬緡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其後敕太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糶之以斂人間惡錢送少府銷毀通鑑

十一載春二月以粟帛庫錢易惡錢先是江淮多惡錢貴戚大商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市井不

勝其弊故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為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於是商賈不以為便遮楊國忠馬自言國忠為言於上乃更命非鉛錫所鑄及穿穴者皆聽用之
敕小錢一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三品錢行浸久屬歲荒米斗至錢七千人相食京兆捕私鑄者數月閒榜死者八百餘人不能禁乃敕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唐玄宗勑大小錢皆當一民始安之

玄宗開元初宰相宋璟請禁惡錢行二銖四絫錢毀舊錢不可用者江淮有官鑪錢偏鑪錢稜錢時錢遣監察御史蕭隱之使江淮括惡錢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坐貶官璟又請糶十萬斛收惡錢少府毀之

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議欲廢錢用穀帛朝議以為不可迺止

臣僚言泉廣二舶司及西南二宗司遣州回易悉載金錢四司既自犯法郡縣巡尉其能誰何至淮楚屯兵月

費五十萬見緡居其半南北貿易緡錢之入易境者不知其幾於是沿邊皆用鐵錢矣所以淮南舊鑄銅錢乾道初詔兩淮京西悉用鐵錢荆門隷湖北以地接襄峴亦用鐵錢而淮西鼓鑄鐵錢未辦議者欲取之蜀事既行參政洪适以為不便上然之但即蜀中取十五萬緡行之廬和而已宋史

文彦博知永興軍或言陝西鐵錢不便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

民多閑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是此愈使惑擾也乃名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使賣之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若是則知鐵錢不廢市肆安記聞錄

開寶元年舊禁銅錢無出化外乃聞江邊縱弛不復檢察自今五貫以下者抵罪有差五貫以上其罪死長編

開寶六年禁銅錢不得入蕃界及越江海至化外

嘉祐四年詔聞陜西民閒多濫鑄大錢以至市易不通其以見行當三大鐵錢並當小鐵錢之二先是議者欲

變大鐵錢當一集賢校理陸詵言民間貴小銅錢而賤大鐵錢他日一當三猶輕之令與小錢均直則大錢必廢請以一當二則公私所損無幾而商賈可以通行兼盜鑄計其物直無羸則必自止詔行之自是盜鑄乃止長編

紹興二十五年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鍾世明乞四川諸路應繫大鐵錢並依各州路作二文使用官司不得括責拘收從之蜀自漢以來用銅錢至公孫述據蜀始

更造鐵錢歷代仍用銅錢孟氏廣政初復鑄鐵錢互用
乾德三年平蜀後呂餘慶鎮蜀日首與沈義倫奏乞揀
出銅錢計綱發充上供其川界止行用鐵錢後以為非
便淳化間乃令兩川銅鐵錢兼先是益邛嘉眉等州皆
鑄鐵錢五十餘萬緡後因李順之亂罷鑄久之民間闕
錢始用私行交子因而弊端百出景德三年張詠言每
銅錢一小鐵錢十相兼用
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

鵞眼錢於是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鵞眼輕私家多鎔錢又間以錫錢兼以粟帛為貨

高宗論交子之弊曰如沈該稱提之說但官中常有百萬緡遇交子減價自買之即無弊矣大學衍義補

王安石嘉祐四年以陜西民間多盜鑄大錢於是以見行當三大錢折小銅錢二謂之折二錢神宗熈寧四年皮公弼在陜西嘗建言陜西見行當二大銅錢頃歲西邊用兵始鑄當十錢後兵罷多盜鑄乃以當三猶私鑄

乃減當二行之至今銅費相當民無冒利盜鑄㝡息請以舊銅鉛盡鑄當二錢從之其後折二錢遂行天下熙寧九年上批都下錢法自祖宗以來未嘗有改其新行折二錢不須取索比較利害宜直指揮京師並畿内並罷先是薛向鑄折二錢於陜西其後許彦又置于廣南以償銅價既而有言折二錢民或不肯折用又諸路繼有如此者故始詔令府界不用後章惇乞并府界用之上曰府界既用即當令京師亦用之至是有言民以折

二錢不售訴於開封而後被決者又言有訴三司者以故上批欲罷之及中書訪問開封府三司皆言無是事乃再以進呈上又云但恐經久富民藏小錢莫出爾安石曰大錢亦無多富民豈肯藏小錢不出藏小錢不出於富民亦有何利矣上又曰恐四夷聞中國行兩等錢以為貧窘乃傷國體如何安石曰錢有二品自周已然何係貧富且自古興王唐太宗周太宗時極貧然何足為恥臣初不欲鑄折二錢今乃極論者葢朝廷舉動四

方所瞻稍有罅隙即為姦人窺伺愚弄將不能立國是又何以能安天下國家也上乃令復行之然兩宮訖不欲用折二錢故折二錢未嘗進入禁中
詔別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貫交子三百萬止於兩淮州縣行使其日前舊會聽對換應入納買賣並以交子見錢中半如往來不便詔給交子會子各二十萬付鎮江建康府榷貨務使淮人之過江江南人之度淮者皆得對換循環使用然自紹興末年以前銅錢禁用於淮而

易以鐵錢會子既用於淮而易以交子於是商賈不行淮民以困右司諫陳良祐言莫若如舊從民便鐵錢已散銅錢已收且令兼行以鐵錢二當銅錢一交子可以盡罷無疑也上曰朕亦知其不可行只為武鋒一軍在彼良祐又奏交子不便詔兩淮郡守漕臣各條其利害乃謂所降交子數多而銅錢并會子又不過江是致民旅未便詔銅錢并會子依舊過江行使其民閒交子許作見錢納官應在官交子目下盡數赴行在左藏庫交

納後又詔銅錢并會子依舊過江行使又詔江南州郡
民間行使淮交者從便至嘉定十五年增印及三百萬
其數日增價亦日損稱提無其術也宋史
慶歷中陜西河東皆用鐵錢後小鐵錢獨行於河東而
陜西許用鐵錢及大鐵錢以一折二然小鐵錢凡四十
萬緡積在同華二州熈寧詔賜河東以鐵償之永興路
安撫吳中復請以錢四十貫鈌薄惡錢一斤以所買惡
錢悉改鑄大錢秦鳳轉運使熊本言今雖以錢四十得

偽錢一斤及銅錢千易當二千其實鐵錢一斤才當斤鐵耳錢千錢為鐵六斤鑄為錢二千而以銅錢千易之官失多矣又錢多一年改鑄未得竟也且民賫千錢得二百五十折二大鐵才易其半又禁其通行大錢時方災傷民所有錢四亡矣會編

初行會子户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儲見錢于城内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兑會子輸左藏庫通行於兩浙及諸州宋史

光宗紹熙二年詔帥漕司賑糴收破缺鐵錢及私錢明年又降度牒二道換私銕錢臣僚言江北公行以銅錢一准銕錢四禁之當時銅錢之在江北者自乾道以來悉以銕錢收換或以會子一貫換錢一貫省其銅錢解赴行在及建康鎮江沿江州軍關津去處委官撿察又於江之南北各置官庫以銅銕錢交換凡沿江私度及極邊徑路嚴禁透漏宋史

前漢食貨志曰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退又行之于齊

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遂顯伯名

蘇冕唐會要曰會昌六年二月勑縁諸道鼓鑄佛像鐘磬等新錢已有次第須令舊錢流布起今年十月以後公私行用並取新錢其舊錢權停

度支

貞元七年冬司農卿李諶免官初司農當供三宮冬菜二千車以度支給車直稍錢又阻雨菜敗諶以度支為辭上責其不先聞故免之先是諶奏司農菜不足請京

兆府市之尹薛珏萬年令韋彤乃禁人私賣上命奪珏俸一月彤俸三月唐書

唐致仕官非有特敕例不給俸國初循用唐制至真宗乃始詔致仕官特給一半料錢石林燕語

度支奏歲入之數錢九百二十五萬緡内五百五十萬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榷酤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會編

自乾德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於是利

歸公上而條禁文簿漸為精密吏不得售其姦太宗尤留意財用淳化初詔準漢制上計之法每歲三司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每歲天下緡錢總入至一萬五千八十五萬一百而出亦相近矣至是丁謂着令計録以獻因條經費及吉凶大體已往者以備參較優詔奬之宋史

自復榷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為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

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地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爭言其非是遣户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便論者猶籍籍騷名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田況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為轉運使於是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劵即池驗劵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

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榷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黠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内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會編

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内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税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

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並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

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内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為青苗矣宋史

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鮮于侁時為判官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為奏時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侁議諭司農曾布使頒以為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舉常平會編

天下吏人素無常禄惟以受賕為生往往致富者熙寧

三年始制天下吏禄而設重法以絶請托之弊是歲京師諸司歲支吏禄錢三千八百三十四貫二百五十四歲歲增廣至熙寧八年歲三十七萬一千五百三十三貫一百七十八自後增損不常皆不過此數京師舊有禄者及天下吏禄皆不預此數夢溪筆談

舊唐制官職三班奉職月俸錢七百驛羊肉半斤祥符中有人為詩題所在驛舍閒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

聞之曰如此何以責廣隅遂增今俸同上

建炎中平江造戰船略計其費四百料八艣戰船長八丈為錢一千百五十九貫四艣海鶻船長四丈五尺為錢三百二十九貫老學菴筆記

凡自河以北州軍縣寨一百八十有七城主客之民七十萬五千有七百户官吏在職者一千二百餘員廂禁軍馬義勇民兵四十七萬七千人騎歲支糧草錢帛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非常之用不與焉歐陽文忠公論河北州軍財産

用度

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閙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蘇子由集

初楊復泰借度支賣麴之利一年以贍軍而不復歸至是崔肖欲抑官官罷之令酤者自造而月輸錢度支并近鎮亦禁之李茂貞惜其利表乞入朝論奏韓全誨請

許之茂貞至京師全誨深與相結㴑始懼益厚朱全忠而與茂貞為仇敵矣五季史

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經久廢置之宜凡歲費皆著為定式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安石又欲盡禄天下之吏帝未之許而三司上新增吏禄歲至緡錢百十一萬有竒主新法者皆謂吏禄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

賕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為善至是詔三司帳司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法益密矣會編吳玠為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不問盈虛一切以軍旅趣辦於趙開數以饋餉不繼訴於朝開亦自劾老憊求去朝廷為之變辭乃以席益為制置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州軍兵馬並隸大使司邊防重事仍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川頗侵用軍期錢開復訴于朝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協乃名開赴行在而

以李廹代之自金人犯陜蜀開職饋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榷酤竒零絹布之征遂為蜀常賦則開作俑之責不能逃焉益𡬶以毋喪亦去宋史

詔加太學餐錢寛科場恩例從胄道之請也同上

唐時一品月俸八千後以防閤庶僕俸銀雜用以月給之總稱月俸為錢三萬一千比以今制俸薪直堂䈝之數亦相倣然唐之時猶有職田禄米一品嵗七百石此

為優耳及至大歷以後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皆十萬則不啻倍蓰矣筆塵

開元二十四年始定百官月俸一品月三十千二品月二十四千遞至九品月一千九百有奇大歷十二年加京官俸三公宰相每月各一百二十貫文中書門下侍郎月各一百貫文遞至雜職月各一貫九百餘文一貫當是一千開元之制與今略相倣大歷則溢三倍矣同上

唐世俸錢自會昌以後不復增減三師二百萬三公一

百六十萬侍中一百五十萬中書令兩省侍郎左右僕射一百四十萬尚書御史大夫一百萬節度使三十萬葢計一歲而言之也一萬當為十緡二百萬則二千緡矣至北漢劉崇以大原一道正位建國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較之唐末已為大減矣迺今一統之盛宰相月俸猶不能半此則近代之俸可謂至薄也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絶租庸鹽鐵泝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為户部侍郎兼勾當度支

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陜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勾當度支使以劉晏顓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即鹽利顧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

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篠為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河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唐志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

牛僧孺聞李德裕代已乃以軍府事交付副使張鷺即時入朝時揚州藏錢帛八十萬貫匹及德裕至鎮奏領得一十四萬仍半為張鷺支用訖僧孺上章訟其事詔德裕重撿括果如僧孺之數德裕稱初到鎮疾病為吏

隱欺請罰詒釋之補闕王績拾遺令狐綯等連章論德
裕妄奏錢帛以傾僧孺上竟不問
仁宗時西事日擾括畿内京東西淮南馬詔樞密同宰
臣議邊事出内藏緡錢八十萬陜西糴軍儲訪知邊事
者釋寇所至州縣罪及夏税時禁越職言事富弼因論
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於是盡除其禁
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經濟編
漢時錢極重而幣輕穀價甚賤時至斛五錢故嘉言是

時外戚貲千萬者少正使有千萬亦是令一萬貫中下
户皆有之漢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月俸六萬乃令六
十貫御史大夫四萬而大將軍米月三百五十斛下至
佐史秩百石猶八斛有竒其賜臣下黄金每百斤二百
斤少亦三十斤雖燕王劉澤以諸侯賜田生金亦二百
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餘萬斤幣輕故米賤金多近世
患國用不足以為錢少故夾錫當十等交具卒未嘗有
補葢錢之多寡係幣之輕重不在鼓鑄廣狹也如魏文

侯相李悝言一夫治田百畝畝收粟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一夫五口人月食一石半百畝之入以其十五石為稅九十石為食餘四十五石錢三十計錢千三百五十而社閭嘗新春秋之祠只用錢二百而其餘錢以為五口之衣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今只餘千五十不足四百五十則固不嬿錢之少也然正使幣輕亦何至是葢日用猶不滿一錢不知何以為生綱目斷

給散

郭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家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讐侯益輩何能為乎王竣狥於衆曰我得公處分克京城聽旬日剽掠衆皆踴躍漢主聞威至河上悔懼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大草草李業等謂傾府庫以賜諸軍乃賜禁軍人二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仍使通家信以誘之威至封丘人情恟懼太后泣曰不用

李濤之言宜其亡也會編

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廄馬以班軍士同上

晉詔徵褚裒輔政尚書劉遐說之曰會稽王令德雅望足下宜以大政授之裒乃固辭歸藩昱清虛寡欲尤善玄言常以劉惔王濛韓伯為談客郗超謝萬為掾屬超鑒之孫也少卓犖不羈父愔簡默冲退而嗇於財積錢至數千萬常開庫任超所取超散施親故一日都盡萬

安之弟也清曠秀邁亦有時名同上

侍御史吳燧等論故蜀帥余玠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庾之積以歸詔簿録玠家財以犒師振邊如孫認錢三千萬徵之累年始足宋史

馬援在河西有穀數萬斛乃嘆曰凡殖財者貴以施也否則守錢虜耳華嶠後漢書

莽白太后宜衣繒損膳以示天下莽亦素食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助給貧民公卿皆效慕焉會編

李吉甫以為汝州扞蔽東都而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田弘正歸順則河陽為内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以重胤兼汝州刺史使徙鎮之加弘正簡挍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為善也同上

初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通鑑

民饑者四十六萬户死者甚衆詔户月給米六斗以沒

入朱清張瑄財產賑之時浙東宣慰同知托歡徹爾議行勸貸之令斂富民錢百五十萬以二十五萬屬寧海縣簿胡長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既而果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托歡徹爾雖怒不敢問元史

元和四年上嘉魏謨諫諍詔訪其故居則質賣已更數姓析為九家矣上出內庫錢二百萬贖之以還其家禁其質賣雍錄

宋制凡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對便殿給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揀拔精鋭升補之或退其疲老者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戍邊每季又加給銀鞋環慶緣邊艱於爨給者又有薪水錢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錢或川廣代還者別給裝錢川廣之補卒或給時服錢屨凡出外率有口糧大學衍義

補

田錫又言于太宗曰將帥行恩信卹士卒必豐財貨方

得士心昔趙奢為將所得王之賞賜盡與軍吏又李牧為將軍市之租皆用享士卒魏尚守雲中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享賓客軍吏是以匈奴不近雲中之塞今國家所命將雖古今異宜凡有給賜今則誰敢效古散家財賞士卒哉若以年年供億輓運老師費財曷若厚給將帥使之賞用也大學衍義補

制州郡俸禄無有定准多隨土所出有父母祖父母年登七十者給見錢郡縣田禄以芒種為斷芒種以前去

官一年俸禄盡歸前人以後者歸後人宋制也吳國雖貧寡人節飲食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為此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户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户如得大將人户五千如得列將人户三千如得裨將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賜封皆倍軍法其有故爵邑者更

益勿因顧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史記

靈帝以黄巾日盛名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中常侍吕彊曰黨固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為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大學衍義補

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宰相議以太厚難繼乃下詔稱宿衛之勤誠宜厚賞屬頻年旱歉御府空虛邊兵尚未給衣霑卹期於均濟神策軍士人賜絹十匹錢十千畿内諸鎮又減五千仍出内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時人善之

蔡京罷城命舒亶代之以勦絶羣猺為期西收湟州鄯廓取牂牁夜郎地擢童貫領節度使其後楊戩藍從熙譚稹梁師成皆踵之建澶鄭曹拱州為四輔各屯兵二

萬而用其姻昵宋喬年胡師文為郡守禁卒扦掫月給錢五百驟增十倍以固結之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議左編

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二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杜鄴論丁傅

錢通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錢通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瓆

謄録副榜臣王宫

錢通卷十

明　胡我琨　撰

權積

鄭司農謂以其所買之國所出為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出絺葛則以絺葛償言謂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朞出息五百通考

元帝時都内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一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言其多也以今計之纔八百三十萬貫爾不足以當榷貨務盛時一歲之入漢書王嘉傳

凡州縣産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税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又奏税錢别貯俟有水旱代民田税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滂又奏姦人銷錢為銅器以求贏請悉禁銅器銅山聽人閗采無得私賣

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陜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以江淮舟運悉輸江陰倉更用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請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千萬緡或說耀卿獻之耀卿曰此公家嬴縮之利耳柰何以市寵乎悉奏以為市糴錢上同

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令民各以所業為貢榷酒酤國師公劉秀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莽遂於長

安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司市常以四時仲月定物上中下之價各為其司平民賣物不售者均官考驗得實用其本價取之物貴過平一錢則以平價賣與民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又民有乏欲賒貸者錢府與之每月百錢收息三錢取諸金銀連錫鳥獸魚鼈畜牧桑蠶織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方技商賈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

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羲和魯匡復奏請榷酒酤從之通鑑

制司欲盡收舊引又於紹興惠民二監歲鑄共三十萬貫其料並同當三錢時議者恐其利厚而盜鑄滋多而總所方患引直日低雖盜鑄不禁益欲錢輕則引重也

宋史

嘉定初每緡止直鐵錢四百以下咸乃出金錢度牒一千三百萬收回半界期以歲終不用然四川諸州去總

所逺者千數百里限期已逼受給之取吏復為姦於是商賈不行民皆嗟怨一引之直僅售百錢制司乃揭榜除收兌一千三百萬引外三界依舊通行又繳總所際金銀就成都置場收兌民心稍定自後引直五百鐵錢有竒若關外用銅錢引直百七十錢而已

宋朝鼓鑄饒池江州建康府四監歲鑄銅錢百三十四萬緡充上供饒州永平監四十六萬五千江州廣寧監二十四萬池州永豐監三十四萬五千建康豐國監二十四萬四百衡舒嚴鄂韶梧州六監歲鑄百五十六萬

緡充逐路支用衡州咸寧監二十萬舒州同安監十萬嚴州神泉監十五萬鄂州寶采監十萬韶州永通監八十三萬梧州元豐監十八萬建炎兵革州縣困敝鼓鑄皆廢紹興初并廣寧監於虔州并永豐監於饒州歲鑄纔及八萬緡以銅鐵鉛錫之入不及於舊而官吏廩稍工作之費視前日自若也每鑄錢一千率用本錢二千四百文時范汝為作亂權罷建州鼓鑄二年後鑄十二萬緡泉司應副銅錫六十五萬餘斤

隆興改元夏符離之役王師入城點府庫有金一千二

百兩銀二萬兩絹一萬二千疋錢二萬五十貫米豆共六萬餘石布袋十七萬條見符離記

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令戸部歳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歳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之一凡諸道所在運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俱會編

張浚鋭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俱官悉自買聽釀戸各以米赴官場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其釀之

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以為便宋史

江禄為武寧都頗有資産積錢為壁壁為之倒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鍾東應者也梁書

武帝宏錢百萬一聚黄榜標之千萬一聚掛一紫標三十餘間帝少子作錢愚論譏之

廢帝時延朗用事縮幾窖而專信巫祝之説遂階敬瑭

之禍已晉兵起惶惑計無復之但飽食高枕而已及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嘆曰吾積錢三十萬於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為追兵所殺五代史列傳

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牣積堂中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又買田起第於河間會編

以劉晏為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

張安世以父子封侯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

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專行於六路賜内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慮其為擾多言非便帝不聽薛向既董其事乃請改制官屬從之蘇轍言今先設官置使簿書廩禄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王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之法亦迄不能就

會編

秦敗豪桀之士爭取金玉惟任氏子獨為倉窖貯粟後穀食萬錢於是金玉寶貨盡歸任氏獨異志
祖宗内帑歲收新錢一百五萬而每年退却六十萬三年一郊又支一百萬赴三司是内帑每年纔得十一萬六千餘緡而左藏得九十三萬三千餘緡也今歲額止十五萬而隷封樁者半内藏者半左藏咸無焉又自國家置市舶于浙于閩于廣舶商往來錢寶所由以泄是以自臨安出門有禁下江有禁入海有禁凡舶船之

方發也官必點視及遣巡捕官監送放洋然商人先期以小舟載錢離岸及官司之點巡捕之送一為虛文於是許火内人告以其物貨之半充賞又或已裝發則舶回日亦許告首盡以回貨充賞沿海州軍以銅錢入海船者有罰淳熙五年五月詔番商往來夾帶銅錢五百文隨離岸五里外依出界法通考

裴延齡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背耗登不可校請列别舍以檢盈虚於是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折為負庫抽

貫三百萬緡為賸庫樣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為月庫帝皆可之唐書

隋臺省府寺及諸州皆置公廨錢收息取給工部尚書蘇孝慈以為官司出舉興生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於是始詔公卿以下皆給職田毋得治生與民爭利會編

韓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廄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

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同上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廩庾皆滿而庫府餘貨財京師之錢累百萬貫朽而不可校

德宗患宮中用度不足李泌言天子不私求財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從之及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使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衍義

補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尚書省言預買錢多人户願請比歲例增給詔諸路提舉司假本司剩利錢同漕司來歲市紬絹許綱赴京同上

唐杜中立遷司農卿初度支將六宮飱錢移于司農每季一出付吏大吏盡舉所給于人榷其子錢以給之既不以時以致黄門來督責謾駡中立取錢納帑舍率五百一出吏不得為奸遂以為法山堂肆考

和糴宋歲漕以廣軍儲寔京邑河北河東陜西三路及

内郡又自糴買以息邊民飛輓之勞其名不一建隆初河北連歲大稔命使置塲增價市糴自是率以為常咸平中嘗出内府綾羅錦綺計直緡錢百八十萬銀三十萬兩付河北轉運使糴粟實邊繼而詔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則止大中祥符初三路歲豐仍令增糴廣蓄靡限常數後又時出内庫緡錢或數十萬或百萬别遣官經畫市糴中等户以下免之初河東既下減其租賦有司言其地沃民勤頗多積穀請每歲和市隨常賦輸送

其直多折色給之京東西陝西河北缺兵食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謂之推置取上户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糴之謂之對糴皆非常制麟府州以轉餉道遠遣常參官就置塲和糴河北又募商人輸芻粟於邊以要券取鹽及緡錢香藥寶貨於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受鹽於兩池謂之入中陝西糴穀又歲預給青苗錢天聖以來罷不復給然發内藏金帛以助糴者不可勝數寶元中出内庫珠直緡錢三十萬付三司售之取其直以助

邊費歐陽修奉使河東還言河東禁並邊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粟麥為兵儲最為大患遂詔岢嵐火山軍閑田並邊壕十里外者聽人耕然竟無益邊備歲糴如故大抵入中利厚而商賈趨之罷三路入中悉以見錢和糴縣官之費省矣熙寧五年詔以銀絹各二十萬賜河東經略安撫司聽人賒買收本息封樁備邊自是三路封樁所給甚廣七年以岷州入中者寡令三司具東南及西鹽鐵法經久通行利病以聞知熙州王韶建議

以沿邊和糴以一分見緡九分西鈔别約價募入中者凡邊部入中有闕則多出焉其或饒益誘之以紓用度是歲河東並邊大稔詔都轉運使李師中與劉庠廣糴積五年之蓄復命輔臣議更與陝西並塞芻糧之法令轉運司增舊糴三分以所糴羡為賞罰仍遣吏按視而陝西和糴或以錢茶銀紬絹糴于弓箭手八年河東察訪使李承之言太原路二稅外有和糴糧草官雖量予錢布而所得細微民無所濟遇歲凶不蠲最為弊法繼

而知太原韓絳復請和糴於元數省三分罷支錢布詔委陳安石元豐元年安石奏河東十三州一稅以石計凡三十九萬二千有餘而和糴數八十三萬四千有餘所以歲凶仍輸者以稅輕軍儲不可闕故也舊支錢布相半數既奇零以鈔貿易略不收半公家實費百姓乃得虛名欲自今罷支糴錢歲以其錢令並邊州郡和市封樁即歲灾以填所蠲數年豐則三歲一免其輸朝廷以為然始詔河東歲給和糴錢八萬餘緡並罷以其錢

付漕司如安石議因用安石為河東轉運使其後經略使呂惠卿復請別議立法除河外三州理為邊郡宜免餘十一州可槩均糴下有司議以歲和糴見數十分之裁其二用八分為額隨户邑髙下裁定毋更給錢歲災同秋税蠲放以轉運司應給錢補之災不及五分聽以久例支移遂易和糴之名為助軍糧草宣和中罷畿内和糴自熈寧以來和糴入中之外又有坐倉博糴結糴俵糴兑糴寄糴括糴勸糴均糴等名其曰坐倉熈寧二

年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於倉王珪奏曰外郡用錢四十可致斗米於京師今京師乏錢反用錢百坐倉糴斗米此極非計司馬光曰坐倉之法蓋因小郡乏米而庫有餘錢故反就軍人糴米以給次月之糧一時急計耳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府庫無錢更糴軍人之米使積久陳腐其為利害非臣所知不從明年又慮元價錢神龍衛及諸司每石等第增錢收糴仍聽行於河北東陝西諸路元符以後有低價抑糴

之弊詔禁止之其曰博糴熙寧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俟秋成博糴崇寧五年又詔陜西錢重物輕委轉運使措置以銀絹絲紬之類博糴斛斗以平物價其曰結糴熙寧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熙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焉未幾商人王震言結糴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經年方輸者措置熙河財用孫迥奏總管王君萬負熙河兩川結糴錢十四萬六百三

十餘緡銀三百餘兩乃遣蔡確馳往本路劾之君萬及高遵皆坐借結糴違法市易降黜有差崇寧初蔡京行於陜西盡括民財以充數五年以星變講修闕政罷陜西河東結糴對糴其曰俵糴熙寧八年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緡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俵糴非特省六七十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住糴即百姓米無所糴自然價損非惟寔邊亦免傷農乃詔歲以末鹽鈔錢在京粳米六十萬

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緣邊入米麥粟封樁即物價踴權止入中聽糴使司兌用須歲豐補償紹聖三年呂大忠之言名農民相保豫貸官錢之半循稅限催科餘錢至夏秋用時價隨所輒貼納崇寧中蔡京令坊郭鄉村以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邊郡弓箭手青唐蕃部皆然用俵多寡為官吏賞罰其曰兌糴熙寧九年詔淮南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糴元祐二年嘗以麥熟下

諸路廣糴詔後價若與本相當即許變轉免糴其曰寄糴元豐二年糴便糧草王子淵論綱舟利害因言商人入中歲小不登必邀厚價故曰設内郡寄糴之法以權輕重七年詔河北瀛定二州所糴數以鉅萬而散於諸郡寄糴恐緩急不相及不若致商人自運李南公王子淵俱言寄糴行已久且近都倉緩急運致非難於是寄糴卒不罷其曰括糴元符元年涇原經略使上疏請並邊糴買豫榜諭民毋得與公家爭糴即官儲有之括索

羸糧之家量存其所用盡糴入官其曰勸糴均糴政和元年童貫宣撫陜西議行之鄜延經略使疏即言勸糴非可以久行均糴先入其斛斗乃給其直於有斛斗之家未有害也坊郭之人素無斛斗必須外糴轉有煩費疏奏坐貶五年言者謂均糴法嚴然已糴而不償其直或不度州縣之力敷數過多有一户糴數百石者乃詔諸路毋輒均糴既而州縣以和糴為名低裁其價轉運司程督愈峻科率倍於均糴詔約止之宣和四年荆湖

南北均糴以家業爲差勸糴之法其後寖及於新邊鄯
郭州積石軍蕃部患之自熙寧以來王韶開熙河章惇
營溪洞沈起劉彝啟交阯之隙韓存寶林廣窮乞弟之
役費用科調益繁陜西宿兵既多元豐四年六路大舉
西討帝先慮科役擾民令趙卨康問頗得其事又以糧
餉麤惡欲械斬河東涇原漕臣以勵其餘卒以師興役
衆鮮克辦給又李稷爲鄜延漕臣督運詔許斬知州以
下乏軍興者民若摺運多散走所殺至數千人道斃者

不在焉於是文彦博奏言關陜人户昨經調發不遺餘力死亡之餘疲瘵已甚為今之計正當勞來將士安撫百姓全其瘡痍使得蘇息明年優詔嘉答初西師無功議者慮朝廷再舉自是帝大感悟申飭邊臣固境息兵關中以蘇哲宗即位諸老大臣維持初政益務綏静邊郡類無調發第令諸路廣糴以備蓄積及詔陜西麟府州計五歲之糧而已紹聖初乃詔河北鎮定瀛州糴十年之儲餘州七年其後陜西諸路又連歲興師及進築

鄯湟等州費資糧不可勝計元符三年涇原經畧使章楶諫曰伏見興師以來陝西府倉廩儲蓄内外一空前後資貸内藏金帛不知其幾千萬數即今所在糧草盡乏漕臣計無所出文移指空而已今者正休兵息民清心省事之時唯深察臣言裁決斯事若更詢主議大臣竊恐專務興師上誤聖聽主議大臣指章惇也時内藏空乏陝西諸路以軍賞銀絹數寡請給於内藏庫詔以絹五十萬予之帝謂近臣曰内庫絹才百萬已去其半

矣蔡京用事復為拓土勸徽宗招納青唐用王厚經置費錢億萬用大兵凡再始克之而湟州戍兵歲費錢一千二十四萬九千餘緡五年熈河蘭湟運使洪中孚言本道青稞畝收五石粒當大麥之三異時人糧給精米馬料給青稞率皆八折不惟人馬之食自足而價亦相當今邊臣不燭事情精米青稞與造米大麥一例抵斗給散即公有一分之耗私有一分之嬴會計一路歲費斛斗一百八十萬雜色五十萬外青稞一百三十萬抵

斗歲費二十六萬石三十緡計七百八十萬帝乃命九折明年復令計斗給散竟罷九折又於陝西建四都倉平夏城曰裕財鎮戎軍曰裕軍通陝砦曰裕民西安州曰裕邊自夏人叛命諸路皆謀進築陝以西保甲皆運糧後童貫又自將兵築靖夏制戎伏羌等城一討深入凡六七年至宣和末饋餉空乏鄜延至不能支旬月時邊臣爭務開邊𡙡峽嶺南不毛之地草創郡邑調取於民費出於縣官最後有燕山之役雄霸等州倉廩皆竭

兵士飢忿有擲瓦石擊守貳刃將官者燕山郭藥師所將常勝一軍計口給錢廩月費米三十萬石錢一百萬緡河北之民力不能給於是免夫之議興初黄河歲調夫修築埽岸其不即役者輸免夫錢熈豐閒淮南科黄河夫錢十千富户有及六十夫者劉誼蓋嘗論之及元祐中吕大防等主回河之議力役既大因配夫出錢大觀中修滑州漁池埽始盡令輸錢及是王黼建議乃下詔曰大兵之後非假諸路民力其克有濟諭民國事所

當竭力天下並輸免夫錢夫二十千淮浙江湖嶺蜀夫三十千凡得一千七百餘萬緡河北羣盜因是大起南渡三邊饋餉糴事所不容已給興間於浙江湖南博糴多者給官告少者給度牒或以鈔引類多不售而吏緣為奸人情大擾於是減其價以誘積粟之家初不拘於官編之户凡降金銀錢帛而州縣阻節不即還者官吏並徒二年廣東轉運判官周綱糴米十五萬石無擾及無陳腐撫州等臣劉汝翼餉兵不匱及勸誘賑糴流離

皆轉一官七年以饒州之糴石取耗四斗罪其郡守自是和糴者計剩科罪十三年荆湖歳稔米斗六七錢乃就糴以寛江浙之民孝宗乾道三年秋江浙淮閩淫雨詔州縣以本錢坐倉收糴毋强配於民四年糴本給會子及錢銀石錢二貫五百文寳慶三年監察御史汪剛中言和糴之獘其來非一日矣欲得其要而革之非禁科抑不得夫禁科抑莫如增米價旨從之紹定元年錫銀會度牒於湖廣總所令和糴米七十萬石餉軍五年

臣僚言若將民間合輸緡錢使輸斛斗免令賤糴輸錢在農人亦甚有利此廣糴之良法也從之開慶元年沿江制置司招糴米五十萬石湖南安撫司糴米五十萬石兩浙轉運司五十萬石淮浙發運司二百萬石江東提舉司三十萬石江西轉運司五十萬石湖南轉運司二十萬石太平州一十萬石淮安州三十萬石高郵軍五十萬石漣水軍一十萬石廬州一十萬石並視時以一色會子發下收糴以供軍餉宋志和糴

熙寧二年薛向為江淮等路發運使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弊仍去歲漕常數既足募商舟運至京師者又二十六萬餘石而未已請充明年歲計之數三司使吴充言宜自明年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令發運司易輕貨二百萬緡計五年所得無慮緡錢千萬轉儲三路平糴備邊王安石謂驟變米二百萬石米必陡賤驟致輕貨二百萬貫貨必陡貴當令發運司度米貴州郡折錢變為輕貨儲之河東陜西要便州軍用常平

法糴糶爲便詔如安石議宋志漕法

淳熙五年閏六月臣僚言蜀中錢引已增在四千五百餘萬增而不已必至於不可行乞立定額毋得增添從之宋史

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上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簿閱貸錢雖已償悉鉤止根引數十百人列箠挺脇不承又獲盧大夫逋券捕盧坦家客責償久乃悟盧犀券坦子上訴朝汶讕語錢入禁中何可得度極言中人暴橫時

方討鄆帝曰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辦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横暴將亂都下帝不悅徐乃悟

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錢貫朽而不可抜經濟編

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

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漕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脚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内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内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

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令度支廵院勘問諸軍州米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令利見墾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鄜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凉等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别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

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所餘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絁綿四色即作船搬送上都邊地早寒歛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即恐妝糴過時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絁綿四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畜及車均融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

不願糴者亦勿强徵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内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守絶糧及承别敕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畢其所糴數並收貯處所聞奏並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歲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唐陸贄請儲蓄軍糧狀

漢制大司農卿一人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丞一人主帑藏

史記殷本紀曰帝辛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

價值

會稽老叟云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大尺餘色正赤用之不減端石云右軍所用石揚休以錢三萬得之硯譜

龍焙泉即御泉也北苑造貢茶社前芽細如針用御水

研造每片計工直錢四萬分試其色如乳乃最精也天中記

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畒一金杜篤曰厥土之膏畒價一金費鳳碑曰祖業良田畒值一金按漢金一斤為錢十千是知漢田每畒十千與今大率相似僕觀三十年前有司留意徵理所在多為良田大家爭售至倍其直而邇年以來有司狃於姑息所在習頑為風舉向來膏腴之土捐半直以求售世態為之一變甚

可歎也野客叢書

穆宗即位京師鬻賣金銀十兩亦墊一兩糴米鹽百錢墊七八京兆尹柳公綽以嚴法禁止之尋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詔從俗所宜內外給用每緡墊八十唐史

寧王方集賓客粥馬牙人麴神奴者詣呈二馬焉寧王即於中堂閱試座客視之不相上下寧王顧謂神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緡寧王欣然如言付錢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即令鞭轡馳

驅往復數回笑謂座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埃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蹄下頗生塵埃以此等第其價之高下焉坐客乃服集異記

平原郡貢螗蟹採於河間界每年生貢斲氷火照懸老犬肉蟹覺犬肉即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錢以氊密束於驛馬上馳之至京酉陽雜俎

上復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卒戍京西者十

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唐史

盧坦到官值歲饑穀日增價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會編

漢法聘后用黄金二萬觔為錢二萬萬而寶貨法凡黄金一觔直錢萬朱提銀八兩為一流直錢一千五百八

十餘銀一流直錢千朱提縣出善銀音殊時當時黄金一兩才六百銀一兩才二百東坡常怪今之黄金不若昔之多豈今之糜之者衆宜其少而價貴也泊宅編

前漢食貨志曰漢興接秦之敝民失其業大饑米石五千人相食高祖令民就食蜀漢又按高祖紀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就食蜀漢皆一時事所書米價不同恐稍先後亦未可知王莽末黄金一觔易粟一斛晉愍帝時米斗二金是一斗粟易錢二十緡一石粟

為錢二百緡也後漢末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萬唐潼關失守魯炅所守郡中米斗五十千是一石穀為錢五百緡也梁侯景食石頭常平粟盡米一斗七八萬錢是一石米為錢七八百緡也自古米貴未有如是之甚者漢明帝永平間粟斛三十正與唐太宗米斗三錢之價同東魏元象間穀斛九錢趙充國傳金城湟中穀斛八錢漢宣紀穀石五錢自古米賤又未有如是之甚也等一石穀耳賤而至於五錢貴而至於七八百

緡無乃太縣絶乎會編

京下劉光禄養好鵞劉後軍從京師還鎮尋陽以一隻鵞為後軍別純蒼色頸長四尺許頭似龍此一隻鵞可堪五萬俗說

神宗熈寧元年三月英州因雷震一山梓樹盡枯而為龍腦價為之賤至京師一兩纔直錢一千四百宋史

劉攽曰罷酤占租賣酒錢自是一事以律占租者謂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占不以實則論如律

也稅即賣酒之稅賣酒升四錢所以限民不得厚利耳

丘濬曰按前此榷酒自釀以賣也至是以賢良文學言罷榷酤官然猶聽民自釀以賣而官定其價每升四錢度其所賣之多寡以定其稅此即胡氏所謂使民自為之而量取其利者也大學衍義補

唐有老人遇老嫗持舊裀以半千售之有波斯國人見之曰此是氷蠶所織暑月置之座傍滿坐皆涼酬以千萬錢

波斯胡人至扶風逆旅見方石在主人門外盤桓數日主人問其故胡云我欲石擣帛因以錢二千求買主人得錢甚悅以石與之胡載石出封外剖得徑寸珠一枚廣輿記

楊用修云柳宗元鞭賈云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價五千必曰五萬復以五十則伏而笑之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至五萬而後可此雖寓言亦必因當時鞭價而立說也又顧況有露青竹鞭歌鮮于仲通正當年

章仇兼瓊在蜀川約束蜀兒采馬鞭聯灰煮蠟光爛然章仇兼瓊持上天忽見揚州北邸前祗有人還千一錢蓋言其物貴而價賤也然一鞭之直何至五萬而千一之錢猶以為少當時好尚如此（代醉錄）

華亭市有一物如水桶而無底非金石竹木所製無有識者一日有海船老商以三百緡買之或問何物商曰此至寶也名為海井凡航海必須以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貯海水置此井于水中汲之皆甘泉矣（癸辛雜志）

漢初鑄筴錢匹馬至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騂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大學衍義補

唐試舉子將入塲嗜利者爭賣健毫圓鋒其價十倍號定名毫筆工每賣一枝則録姓名俟其榮捷則詣門求阿堵俗呼謝筆山堂肆考

唐王義方初科御史置一第愛庭中青銅樹復名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償乎又與之錢四千同上

宋慶歷中廣州有蕃商死珍珠沒官上命取珠出禁中

錢易之以賜張貴妃集鳴道

房光庭嘗送親故之葬出鼎門際晚且饑會鬻糕餅者與同行數人食之素不持錢無以酬值鬻者逼之光庭命就我取直鬻者不從光庭曰與爾官衙我右臺御史也可隨取值時人賞其放逸太平廣記

句容縣佐史能啖鱠至數十斤恒食不飽縣令聞其善啖乃出百斤史快食至盡因覺氣悶久之吐出一物狀如麻鞋底縣令命洗出安鱠所鱠悉成水累問醫人術

士莫能名之令小吏持往揚州賣之髙舉其價兾有識者其人至揚州四五日有胡求買初起一千累增至三百貫胡輙還之初無酬酢人謂胡曰是句容縣令家物君必買之當相隨去胡因隨至句容縣令問此是何物胡云此是銷魚之精亦能銷人腹中塊疾人有患者以一片如指端繩繫之置病所其塊即銷我本國太子少患此病父求愈病者賞之千金君若見賣當獲大利令竟賣半與之廣異記

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可與我將去後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令趙模等所榻者一本尚直錢數萬法書要錄

仇中尉願以三百素絹易公清夜圖周封憚其迫脅遽以圖授之明日果齎絹至後方知詐偽乃是一豪士求江淮大監院時王淮判鹽鐵酷好書畫謂此人曰為予訪得此圖當遂公所請因為計取耳及王家事起復流一粉鋪家郭侍郎承嘏閽者以錢三百市得郭公卒又流傳至令狐家宣宗嘗問相國有何名畫相國具以圖

對後進入内名畫記

則天時西國獻青泥珠一枚類拇指微青后不知貴以施西明寺僧布金剛額中後有胡僧于珠下諦視僧因問欲買珠耶胡曰若見賣當致重價僧初索千貫漸至萬貫胡悉不醻遂定至十萬貫賣之胡得珠納腿肉中還西國僧奏聞則天勑求此僧數日得之于腿中取出問市此何用曰西國有青泥泊多珍寶但苦泥深不可得以此珠投之泥皆成水則天因寳持之廣異記

計然曰夫糶錢二十則病農病農則草不辟糶錢九十則病末病末則財不出夫糶錢上不過八十則農末俱利越絶書

大蘇與楊元素書聞任郎中子欲賣荆湖莊子值六十萬先只要若干蘇全集

唐史粟二百四萬斛斗米百五十錢計二百四萬斛為錢三百六萬緡以此數權之斛是五斗緡是千錢也其時斗米直百五十錢斗粟八十以為至賤其錢亦輕矣

筆麈

孝靈末百司湎酒酒千文一斗常侍張讓子奉為太醫令與人飲輒去衣露形為樂典論

餽遺

王璿嘗送錢三萬餉袁淑一宿復遣追取言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致書曰聞之前志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何以觀之宋書

范公掌睢陽有孫秀才索游上謁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問何為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公為補學職月得三千因篤學春秋明年即解去後十年太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名重京師即昔日秀才也公嘆曰貧累大矣苟因循索米至老雖才如明復猶將汨没而不見也春氣錄

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四匹散花綾二十五匹綾出鉅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名入其第使

作之機用一百二十鑷六十日成一匹匹直萬錢又與走珠一琲緑綾百端錢百萬黄金百兩為起第宅奴婢不可勝數衍猶怨曰吾為爾成何功而報我若是哉西京雜記

梁吕僧珍生子宋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閽人少之不為通强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

唐陸扆自翰林拜相故事自三省得相有光署錢留為宴資學士院未始有扆光院錢五十萬以榮近司

唐劉元章為國子祭酒建言羣臣輸光學錢自宰相方鎮刺史各有差

光禄勲杜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持一匹馬送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内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食禄禄出常有盈令奉錢五萬援受之謂兒曰當以此為法林所以勝我者也

顏延之在潯陽與潛情欵後為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

潛飲臨去留錢二萬潛悉令送至酒家鴻書

趙王使人微隨張儀奉以車馬金錢張儀傳

錢通卷十

